

從地名敘事看排灣族的空間方位——以大竹高溪流域為例

董宜佳*

摘要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中所蒐集之15則較為完整的排灣族大竹高溪流域地名故事為分析文本。本篇採敘事（narrative）方法，分析15則地名故事結構，該故事結構可分為三個階段：「起點」（移動前）、「進行」（移動中）、「結果」（移動後）。透過解析這些故事中的空間活動歷程，並將其對應至實際地理位置，藉此梳理出排灣族人在流域中的地名命名邏輯與空間方位認知。本文立基於地方敘事與空間經驗，提出一種理解原住民族地名系統與土地關係的分析視角，期能開啟對地方空間感知、意義詮釋與知識建構的多元探索路徑。

關鍵字：排灣族、大竹高溪、地名敘事、空間方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Paiwan space position Through Place-Name Narratives: A Case Study of Tjucuqu a Pana (the Dazhu Gaoxi River Basin)

Tung Yi-Jia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fifteen relatively complete place-name narratives of the Paiwan people in the Dazhu River Basin, collected through fieldwork, and treats these narratives as primary texts for analysis. Adopting a narrative approach, the research examines the structural composition of these stori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origin” (pre-movement), “journey” (during movement), and “outcome” (post-movement). By analyzing the spatial trajectories of actions within these narratives and correlating them with actual geographical locations, the study seeks to elucidate the naming logic and spatial orientation embedded in the Paiwa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river basin. Grounded in local narratives and spatial experience,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Indigenous place-naming system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 It aims to open up diverse pathways for exploring spatial perception, meaning-making,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in relation to place.

Keywords: Paiwan, Dazhu Gaoxi River, place-name narratives, spatial orientation

一、前言：地名視為一種文本

一般而言，地名兩字指稱的對象相當廣泛，舉凡聚落名、地方名、街道名、建物名、山川名、公園名，甚至郵遞區號、地籍編號，都可以地名稱之。¹筆者長期於大竹高溪流域進行田野調查，經常聆聽耆老講述流域內各個地名的名稱、命名方式、實際地理位置，以及其由來故事。這些口述內容不僅呈現地名的意義，也蘊含了族人對於環境的觀察與歷史經驗的積累。舉例來說，地名 *valulju*，排灣語意指咬人狗一植物，據耆老說法，過去該地遍布此種植物，故稱此地為 *valulju*；又如地名 *lizuk*，排灣語意指地形平坦之地，據傳當時先祖們遷移尋找居地時，發現此地地勢平坦，事宜定居，便將此地命名為 *lizuk*；再如地名 *baljak*，排灣語意指外國人，據說是族人首次在此地與外來者相遇之處，便稱此地為 *baljak*。諸如此類的命名案例不勝枚舉，皆展現出族人在地方上的細緻觀察與經驗累積，並透過語言賦予特定場所意義的名稱。因此，族人們能夠藉由地名掌握流域上每一個地理位置與其功能。

從上述地名命名的方式與相關故事來看，地名不僅有地理指示的功能，更是顯示出當時發生過的事件、當時的情境等人們記憶中的訊息。簡言之，這些地名，就像在說故事一樣，有著自己的敘事性。所謂敘事（*narrative*）可以是虛構的，可以是真實的，可以是口耳相傳的，也可以透過書寫文字的形式表現。敘事是由一個或多個真實或想像的事件構成，依照時間、因果、邏輯關係，調合而成，有頭有尾，有始有終。²也就是說，無論是口語（*oral*）或者是書寫（*written*）的方式呈現敘事內容，皆需由一連串具有意義的事件所構成。

因此，本文將地名視為一種文本（*text*），運用敘事分析法，探究地名故事中人物的行動（*action*），包含為何選擇在特定地點出發、前進、

¹ 葉韻翠：〈批判地名學－國家與地方、族群的對話〉，《地理學報》第 68 期（2013 年 4 月），頁 71-72。

² 葉偉忠：《敘事學》（臺北：文建會，2010 年），頁 27。

轉彎、穿越、經過、繞路、偏離、迷路、折返、停駐、進入、抵達、離開、回歸、會面、衝突、交換與結盟等。藉由解析地名故事中人物行動的軌跡，試圖梳理出流域中每一個地名所對應的實際位置，進而形塑出一套屬於在地排灣族人對流域空間方位的認知。

本研究嘗試以敘事分析切入地名故事，旨在探究排灣族人如何建構流域空間的方式，並提出一種新的觀察視角。這樣的觀點有別於過去從地理、歷史、人類學等學科的視角對地名所進行的定義與分析，期能開啟更多理解對地方空間的思考可能與詮釋路徑。

二、文獻中的地名記載、變遷及其研究觀察

大竹高溪隸屬臺東縣縣管河川，河川主流發源於達仁鄉土坂村，海拔約1,670公尺，幹流長度23.65公里，流域面積133.41平方公里。大竹高溪西界為大力里山，東側延伸至太平洋出海口，北以金崙溪為界，南以大武溪為界，位於兩大溪流間。大竹高溪以排灣族為主要族群。

大竹高溪曾有多種名稱，如大足高溪、大早高溪、大棗高溪、大竹篙溪、大得吉溪，乃至簡稱為大溪。這些名稱源自排灣語音的漢字音譯，部分差異是後來簡化或轉寫的結果。儘管稱呼各異，但是其所指皆為大竹高溪。根據部落耆老的口述指出：「tjua cuqu a pana」（大竹高溪）排灣語詞彙意義：tjua為「指稱特定的地點或方位」之意，cuqu意指「茄苳樹」，pana意指「河流」。相傳先祖們來自各地遷徙至此地，沿著大竹高溪兩岸尋覓適合居住與開墾的土地時，發現整條溪流兩側遍布茂密的cuqu（茄苳樹），遂以此自然景觀為命名依據，稱之為tjua cuqu a pana，即今日所稱之「大竹高溪」。

誠如前言葉韻翠（2013）所指，地名作為指稱對象，其涵義廣泛，舉凡聚落名、街道名、山川名、公園名、建物名，甚至郵遞區號與地籍編號，皆屬地名範疇。據此，本文將歷來文獻中出現的「部落」、「聚落」、「村」、「社」等相關名稱，皆納入蒐集與比對範疇，以理解本流域地名的地理分布、命名方式與名稱演變，進而掌握社群行動軌跡與空間認知，

作為後續分析的重要依據。換言之，無論是文獻記載，或是調查資料中所見相關詞彙，皆視為「地名」加以處理與論述。

關於大竹高溪流域地名的相關文獻記載，最早可追溯至荷治時期（1624至1642）。在1636年底，荷蘭人因聽聞台灣東部可能蘊藏金礦，遂開始向東拓展勢力，並展開探金行動，逐步擴大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統治版圖。為了有效傳達東印度公司的政令，同時掌握各村社的實際狀況，以鞏固統治基礎，荷蘭人於1641年設立「地方集會」(landdagh)，將台灣劃分為四個會議區，分別為：北部（台南以北）、南部（台南以南）、東部（卑南台東地區）、淡水（北部台灣）。其中，大竹高溪流域隸屬於東部的卑南會議區。

每當荷蘭人官員來東部主持臺東地區部落首長會議，調查各部落戶口狀況，會後便順道從大竹高溪出海口登陸，沿著岸的溯溪而上。荷蘭人沿途記錄了所經過及所見的部落名稱，留下早期有關本流域地名的珍貴紀錄。這些排灣族聚落的名稱有：tallingear、takoan、toewana/tauwana、daropack、toekauw、toewawaqan/tava、taradick/derredyck/taradick、sparangwe、tinparan、kimibuluw/kinnebelouw、dackop等，共計約有11個排灣部落。³

明鄭時期，治理範圍主力於台灣西部，臺東並未在治理範圍內，因此查無相關臺東排灣族活動的紀錄。清領初期（1683至1895），實施封山政策，台東被封禁長達於百餘年。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才解除封山禁令，實施開山撫番政策，積極治理台東地區。因此，清領時期台東的相關記載不少。經由文獻彙整與比對後，當時關於大竹高溪流域鄰近這些排灣族聚落的名稱，包括：噶嗎社、八里芒社、大里立社、情巴蘭

³ 本研究所引用之地名資料，主要彙整自以下文獻：蔡光慧：《排灣原住民部落社會的建立與族群關係（1630-189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160-161、中村孝志《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下卷：社會文化》（臺北縣板橋市：稻香，2002年）、馬淵東一著、楊南郡譯註《臺灣原住民族移動與分布》（臺北：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年）等重要資料。

社、大蟒鴨社、柴郎譯社、萬屢屢社、那里叭社、大板鹿社、遮角社、大狗上下社、大竹高社、大得吉社等，共計約有13個排灣部落。⁴

隨至日治時期間（1895至1945），由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於1935年合著《台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巨作，該書以較有系統性的方式詳實記錄排灣族各部落遷移歷程、家族系統祖先來歷與口碑傳說等內容。當中，同樣有記載到大竹高溪的這些排灣族聚落的名稱，包括：caʔilik社（大里力）、paʔibungai社（八里芒）、coavaʔ社（托阿巴魯／喝媽（鳴））、carungis社（柴郎譯）、valoʔo社、valaka社、coavangas社（大蟒鴨）、coakakulai社（六禮灣）、laʔupaʔ（喇里叭）、coavanaʔ社（大板鹿）、coaʔau社（大狗）、tokotokoan社（肚古肚古灣）、kakeʔavucan社（加里勿田）、qivɪn社、coacingux社（大得吉）、cokovol社（肚古梧）、coacoʔo（大竹篙社），共計約17個排灣的相關部落。⁵

戰後以降（1945年至今），政府為推動部落集體遷村政策，將原本居住於大竹高溪流域中上游的排灣族部落，陸續遷移至流域中下游地帶，形成現今的聚落分布格局，即達仁鄉（土坂村、土坂村新興社、台坂村）、大武鄉（大竹村）、太麻里鄉（多良村），共計3個鄉、4個村里與1個社區。⁶這些有關於不同時期地名名稱的記載，不僅見證了排灣族先民在大竹高溪流域的悠久歷史與聚落分布狀況，並且可作為田野調查相互對照和驗

⁴ 本研究所引用之地名資料，主要彙整自以下文獻：胡傳：《臺東州採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八一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蔡光慧：《排灣原住民部落社會的建立與族群關係（1630-189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160-161、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 卷三台東縣》（南投市：省文獻會，1999年）。

⁵ 本研究所引用之地名資料，主要彙整自以下文獻：《台灣原住民族系統歸屬研究》（台北市：原民會，2011年）。

⁶ 張金生：《台東縣達仁鄉傳統領域踏查史錄》（台東：臺東縣達仁鄉公所，2007年）、葉神保總編輯、謝介人計畫主持、賴庭瑩協同主持：《臺東縣達仁鄉鄉志（上）（下）》（臺東：臺東縣達仁鄉公所，2018年，二冊）、廖秋娥：《台東縣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2000年）。

證地理位置的重要參考依據。

自荷蘭時期迄今，有關大竹高溪流域地名的紀錄已累積出相當豐富的文獻成果。經筆者整理表1所示地名資料，可觀察出幾個現象：其一，從地名的歷史記錄中可見族人早期活動的痕跡。如在荷治時期的文獻中出現taradick、sparangwe、tinparan等地名，顯示當時該流域上游已有族人或其他社群生活聚居與活動。其二各地名在歷史上的出現時序亦不盡相同，如tokotokoan、kakekavucan等，則至日治乃至戰後時期才見於記載。其三，歷經荷治、清領、日治至戰後等不同政權的治理與語言體系的轉換，許多地名在名稱上出現多重變化。以現今族人口述的rutuan為例，荷治時期記為toewawaqan，清領時期稱作「噶嗎社」，日治時期轉寫為coavan，戰後初期則為「舊土坂」，最終納入現今的「土坂」行政區體系。此類地名的轉換，不僅是語言更迭或統治權交替的結果，更是展現出國家治理體系對命名權的介入。長期下來，促使族人原有的地名名稱、命名方式等空間建構與理解的方法，因此而逐漸被取代或消失不見，進而造成族群記憶與官方紀錄之間的矛盾與不一致的情形。

因此，本研究採敘事學，解析地名故事中人物行動的軌跡，進而梳理排灣族人對流域空間位置與方位的認知邏輯。透過此一研究視角，嘗試呈現族人如何透過敘說行動建構空間與理解地方，以此期能充實現有地名調查與紀錄的研究成果，屆時提出新的地名觀察視角與解析方式。

表1：各時期地名紀錄

現行行政區域	流域	岸邊	荷治時期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戰後時期	15個地名敘事
土坂	上中	右岸	—	—	—	—	cevungan
			—	—	—	—	galjunggung
			taradick/ derredyck/ taradick	大里立社	caɪilik	大谷	—

現行行政區域	流域	岸邊	荷治時期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戰後時期	15個地名敘事
			sparangwe	八里芒社	paɣibungai	八里岡雅、巴樂福外	—
			tinparan	情巴蘭社	—	情巴蘭	—
			kimibuluw/ kinnebelouw	—	—	—	—
			toewawaqan/ tava	噶嗎社	coavaɣ	(舊)土坂	rutuan
			—	—	—	—	lizuk
			—	—	—	—	kuvulj
土坂村 新興社	中	左岸	—	大麟鳴社	coavangas	—	—
			—	柴郎譯社	carungis	—	—
			—	—	coakakulai	—	—
			—	萬屢屢社	valoɣo	—	valulju
			—	—	valaka	—	baljaka
			—	—	—	—	kakadrungan
			—	—	—	—	kuvaleng
			—	—	—	—	vangaw
			—	—	—	—	tjuruljavilu
台坂	中下	右岸	—	—	—	—	parangidraw/ sacyuran
			—	—	—	—	qaljapang
			—	—	—	—	sasagarang
			—	—	—	—	kuljaljaw
			takoan	—	tokotokoan	—	—
			toewana/ tauwana	大板鹿社	coavanaq	嘉發那	—
			daropack	那里叭社	laɣupaɣ	拉里巴	—
			toeakauw	大狗上社、	Coaqau	台坂	—

現行行政區域	流域	岸邊	荷治時期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戰後時期	15個地名敘事
				大狗下社			
			—	—	kakevavucan	—	—
多良村	下	右岸	tallinear	大得吉社	coacinguɤ	大溪	—
			—	—	qixin	吉林 / 給陵	—
大竹村	下	左岸	dackop	遮角社	cokovol	愛國蒲	—
			—	大竹高社	coacoqo	大竹	—

三、地名敘事中人物移動的歷程

本研究以15則地名故事中人物行動的空間軌跡為線索，分為移動前、中、後三階段分析，嘗試對應地圖上的地理位置，進而梳理出排灣族流域的空間方位與命名邏輯。藉此建立敘事、命名與空間三者之間的交織關係。

（一）移動前的起點位置

本節以地名故事中人物行動展開前所處的地理位置為切入點，探討其在敘事中所呈現的空間起始位置，藉以釐清族人原初的聚落位置與遷徙起點，作為理解其空間移動脈絡與命名邏輯的重要依據。以下將從地名敘事內容，所提到的初始空間位置，大致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為大竹高溪流域外的起始點，另一類則是在大竹高溪流域內的起始點。

一類為大竹高溪流域外的起始點的相關故事有 parangidraw/sacyuran、rutuan、qaljapang、kuljaljaw、kakadrungan，共計5則故事。在parangidraw/sacyuran地名敘事中：「相傳，當時rutuan部落的族人自屏東縣瑪家鄉高燕段（padain）向東遷徙，尋找新的生活領域……」。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屏東縣瑪家鄉padain（高燕）部落。

地名rutuan也是同個起始點，因為兩則故事中的人物皆是在描述sa

rutuan他和他的妻子sa muakai這對夫妻自屏東縣瑪家鄉padain（高燕）部落遷徙至大竹高溪流域，沿著溪流上行，最終抵達rutuan一地，並選定此地作為新的居住地，開始定居生活。

在qaljapan地名敘事中：「據傳，kaljavas家族的族人原本居住於太麻里沿海一帶，那裡長滿刺竹，以漁業為主。然而……」。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太麻里沿海一帶。

在kuljaljaw地名敘事中：「相傳，當時有一對來自古樓的夫妻，名為saqiljang 和 sauljaljuy，他們前往台坂……」。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屏東kuljaljaw（古樓）部落。

地名kakadrungan地名敘事中：「據傳，這片土地原本名為lizuk。曾經有兩位來自kaviyangan的lja kavangas家族，名為marisuvung和tjuku，沿著海岸線向東方遷徙，尋找適合定居的地方。當他們行至一處長滿茄苳樹的河床時……」。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kavangas家族之夫妻，夫名為marisuvung頭目，妻名為tjuku起始點為屏東縣kaviyangan（佳平）部落。

另外一類為大竹高溪流域內的起始點的相關故事有：cevungan、lizuk、kuvulj、galjunggung、sasagarang、baljaka、valulju、kuvaleng、vangaw、tjuruljavilu，共計10則故事。

在cevungan地名敘事中，雖尚未提到從哪裡出發，卻有提到派katjadrepan家族的demiap到cevungan與卑南族會合，其故事內容為：「katjadrepan家族便派祖先demiap到i cevungan和卑南族人會合。每次會合時，卑南族人總是刻意刁難。」根據當時敘事者得知當時katjadrepan家族居住在tjariljik（大里力）部落，故本文推斷此地起始點為tjariljik（大里力）部落。

在lizuk地名敘事中：「在kakadrungan生活一段時間之後，居住於此的人數逐漸增多，形成了一個四戶人家的小聚落。marisuvung擔任頭目，而其妻子tjuku與族人共同在此生活。某日……」。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kakadrungan此地。

在 kuvulj 地名敘事中：「順著 kuvulj 的水潭，發現了兩位赤身裸體的姊妹——姐姐名為 parangidraw，妹妹名為 marisuvung……」。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 kuvulj 此地。

在 galjunggung 地名敘事中：「據傳，先祖們離開水潭邊的草叢地後，沿著河流行進，最終抵達 kaqacan 的野溪。他們循著溪流向上游探索，來到了一處壯麗的瀑布……」。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 kuvulj 此地。

在 sasagarang 地名敘事中：「傳說是有老人家述說的，有一位族人叫 ciriya，一家人正在 lizuk 的田園過夜，正在採收紅藜時，到了天黑時 ciriyan 在外面生火……」。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 lizuk 此地。

在 baljaka 地名敘事中，其故事內容為：「katjadrepan 家族的 puljaljuyan 一直住在 capiyaran，有一天和同夥們繞一圈去找土地，確認未來的狩獵場，穿過都是茄苳樹的河床到對岸」。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 capiyaran 此地。

在 valulju 地名敘事中：「當離開那有在抽菸的地方就走到 qemadavung 的下方，看到下方有冒煙就走過去圍起來，據說那地方有兩個家庭……」。此段故事內容雖尚未具體提到出發的地點，但是透過描述「抽菸的地方」一句，指出了 baljaka 為起始點。再者經由筆者田調得知，當時引進菸品的為荷蘭人（外國人），故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這個故事內容的起始點即為 baljaka 此地。

在 kuvaleng 地名敘事中：「順著 tjuwa qadris 山的嶺線往上方去，找到了那樹底下工作過的樹林，已經有種了地瓜和芋頭，也看到了在很胖的樹頭挖的洞……」。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 qadris 山的嶺線。

在 vangaw 地名敘事中：「順著 kuvaleng 山頂的嶺線，到達那時被稱為 vangaw 的地方（兩邊岩壁形成像門，望天只看一線天），找到……」。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 kuvaleng 山的嶺線。

在 tjuruljavilu 地名敘事中：「日據時代（民國九年）時，tjuabarh（舊土坂）的 sa tsutjui a qagatia 及 sa savan 夫妻生了一名女孩，取名叫 lerhen。

在孩子滿三個月時，夫妻兩便帶著孩子往tjarhidrik（他里力）…。從此段故事內容得知起始點為tjuabarh（舊土坂）。

綜觀上述地名敘事，從故事中人物移動前的起點位置，大致可以分為：流域外和流域內兩種類型。流域外移動前的起點為屏東排灣族群（高燕、佳平與鼓樓）、臺東太麻里沿海地區；而流域內移動前的起點為從左到右岸（例如左岸kakadrungan到右岸lizuk）、從某地點到某地點（例如qadris山的嶺線沿路到kuvaleng）。另外，有些地名族人會運用描述性方式標示起始點，例如地名valulju，據傳，當時流域未有吸用的菸品，直到baljaka（意指外來者或外國人）進入大竹高溪地區後，才引進菸草與菸斗等物品，使得部落逐漸開始盛行吸菸的行為。因此，valulju地名敘事中提及：「當離開那個有在抽菸的地方時，就走到了……」，其中「那個有在抽菸的地方」這段描述所指涉的地名為baljaka之地，正是valulju移動前的起始地。又如，即便不同地名，但相同故事人物，相互對照內容後，得以觀察出起始點位置，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地名parangidraw/ saciyuran和地名rutuan。

（二）移動過程中遇到的挑戰

本節探討地名故事中人物在遷徙行動過程中所面對的困境與挑戰，藉由分析敘事中所面臨的地形障礙、氣候條件、社群衝突與資源選擇等情節，得以理解排灣族人在移動過程中的空間抉擇與應對策略。

在parangidraw/saciyuran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當他們行至此地時，已近黃昏，發現一對正在升火的夫妻。rutuan族人上前詢問，該對夫妻則回應他們來自maljaljaves，並表示此地已為其所佔據。」從這段故事中得知先祖sa rutuan先祖沿著大竹高溪上行，卻發現當地已是maljaljaves家族的生活領域，sa rutuan先祖遂選擇尊重其佔有，未進一步爭奪，選擇尊重原有社群的居住空間，以此奠定與當地社群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在rutuan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sa rutuan他和他的妻子sa

muakai沿著大竹高溪往上游走。當走到lacula附近的匯流處時，遇見一位自稱是salingusan（即古家頭目）家族的人。這個人告訴他們：『這裡是我們salingusan家族的勢力範圍；上游有katjadrepan（即包家頭目）家族；下游則是malarhaves（即台板村傅家頭目）的勢力範圍。』他們想想再往前走恐怕找不到適合久留之地，所以只好往回走。」從這段故事中得知在移動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發現上游為katjadrepan家族、下游為maljeljevas家族勢力範圍，然為避免資源不足，產生衝突，故sa rutuan夫婦另選他處落腳之地。

在qaljapang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他們時常遭受來自深山的族人掠奪漁獲及財物，迫使他們沿著海岸線向西逃亡。途中，他們來到一處河床，發現兩岸茂密生長著茄苳樹。於是，他們開始討論是否要沿著河道上游，……，最終發現一片長滿七里香樹，……」從這段故事中得知kaljivas家族們在移動的過程中，時常遇到資源與財物的侵略者，故迫使族人遷移至qaljapang之地。

在kuljaljaw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在第三個夜晚，糧食主人發現自己的貴重物品遺失，懷疑是這對夫妻所竊取。隔天清晨，saqiljang和sauljaljuy整理好糧食，準備啟程返鄉，卻遭到指控。他們的行囊被當場拆開檢查，然而並未發現失物。然而，台坂的年輕人仍不相信，決定在tjuwakepalj埋伏。當saqiljang和sauljaljuy途經tjuwakepalj時，台坂的青少年將他們圍困，最終將其殺害……」。從這段故事中得知來自kuljaljaw部落的一對夫妻，在移動的過程中，因被誤會竊取遺失物件，故被台坂族人埋伏及其殺害。

在kakadrungan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當他們行至一處長滿茄苳樹的河床時，便說道：『我們來探尋這片茄苳樹環繞的河床吧。』於是，他們沿著左岸上溯，直至發現一座湖潭。這片湖水清澈而深邃，兩人認為這裡是個適合居住的地方，於是在湖水流入口旁蹲坐休息，並在此過夜……」。從這段故事中得知來自kaviyangan部落kuvangas家族們，

在移動過程中，雖未發生衝突事件，但發現清澈的湖水，適合居住地方，故在此蹲坐休息。

在cevungan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每次會合時，卑南族人總是刻意刁難。當他們說肚子餓時，祖先demiap就煮沙子當飯吃，卑南族人看了嚇得目瞪口呆；當他們說一起游泳時，祖先demiap就抓起卑南族脖子往水裡壓，卑南族人憋得喘不過來，四肢拼命的掙扎。有一次他們又要求祖先demiap將他的靈犬送給他們，祖先demiap也答應了。誰知道，當他們回去時，所有卑南族人便三天三夜不停的夢到狗叫聲，無法平靜。他們實在無計可施，只好把狗送回去。祖先demiap在tjukuvukuvu的地方，邊抽著煙，邊遠遠的看著他們，心裡面笑著：『我就不相信他們能訓服我的狗。』又過了不久，他們又要求要ruseq na qatau（太陽的眼淚）琉璃珠項鍊，當他們把項鍊帶回去時，項鍊卻變成了kaqatjuvian（百步蛇）。從此以後卑南族就再也不敢索取他們的貢品……」從這段故事中得知katjadrepan家族（排灣族）和卑南族在這個cevungan地點上發生衝突的事情，而katjadrepan家族的demiap族人憑藉著智謀解決任何衝突，化解了雙方的壓力與緊張關係，最終使家族得以免於再向卑南族繳納貢品，解除長久以來所面對的威脅與困境。

在lizuk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族人驚訝地發現，有一條龍盤踞於大石之上，曬著太陽。同時，在湖的尾端，一隻巨鳥築巢於茂密的榕樹間。族人深感不安，因為這裡竟然同時出現龍與大鳥，且每日清晨，耳邊總會響起淒厲的哀鳴，仿佛是某種生物被吞噬時的慘叫。族人擔憂，若長期居住於此，終有一天自己也會成為這些猛獸的獵物。於是，marisuvung召集族人，決定遷離此地……」。從這段故事中得知來自kaviyangan部落kuvangas家族們，在移動的過程中，敘述族人感受到龍與巨鳥等帶來生活中潛在威脅，因而選擇遷他處。

在kuvulj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kazazaljan的青少年們企圖想用劍射殺我們，於是我們便商議：『分頭逃跑，你往右，我往左。』隨

即點燃環繞水潭的茂密草叢，火勢迅速蔓延。當kazazaljan的青年們發現自己陷入險境，試圖跳入水潭逃生時，水面因高溫沸騰，導致他們全身被燙得皮開肉綻，最終喪命。這群kazazaljan的青年共有九人……」。這段故事並未有談論到移動中所面臨的問題，而是敘述姊妹倆在當地與來自kazazaljan九位青年所發生的事件。

在galjunggung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在這片水潭旁，先祖們發現了一對正在沐浴的夫妻。見此情景，先祖們悄悄磨利手中的矛，準備突襲。然而，那對夫妻似乎察覺到了異樣，在遠遠望見先祖們的身影後，立即潛入水潭深處。……這對夫妻的身軀覆滿鱗片，雙眼圓滾滾，口中滿是鋒利的牙齒，然而，他們卻沒有鼻子、脖子與頭髮，卻擁有與人相似的手與腳，甚至連腳掌上都長著指甲。見此異象……。後來，這的地方的水往下掉發出的聲音很大聲，打擾到附近拉里巴部落的族人。族人因無法忍受這持續不斷的聲響，所以他們最終選擇放棄居住於此。」。從這段故事中得知先祖們在移動的過程中，遇見海底人未知生物，族人們展現出高度警戒與領域防衛意識，驅離牠們，確立此地為己方領域。但海底人並非主要面臨的問題，而是由瀑布奔流而下，撞擊水面發出的轟鳴聲，干擾著當地居民，迫使族人不得不遷離開此地。

在sasagarang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傳說是有老人家述說的，有一位族人叫ciriya，一家人正在lizuk的田園過夜，正在採收紅藜時，到了天黑時ciriyan在外面生火，妻子和孩子們在屋內，那個大公鳥就把ciriyan刁起飛走了，那時經過了tjuwabar（土坂）部落和tjuwaqaw（台坂）部落，那全部落的都聽到有聲音，在喊：救我救我，那樣的聲音……」。從這段故事中得知大公鳥掠走ciriyan族人的突發事件，並指出大公鳥掠行路程，從中可知起始點為lizuk。

在baljaka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到在冒煙的地方，他們去了那裡看到了特別白又高大的人，有的躺著有的坐著圍繞在那像白的東西，在像白的下方有挖洞，所以那個像白的有插像菸桿的在吸氣吐氣，

因此那菸是從那裡冒出來的，所有的人都有披掛槍枝，然後他們隨想時會很簡單處理掉。那先祖們就過去那裡，突然有一人就睜開眼睛，只有他是清醒的坐下來。當先祖們看見他們時，眼睛是黃綠色、頭髮是咖啡色的，然後puljaljuyan就說先不要動，這不是人是神……」。從這段故事中得知katjadrepan家族的puljaljuyan先祖們在移動的過程中，巧遇外國人，而puljaljuyan囑咐族人立即撤離，避免干擾或冒犯。

在valulju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在那兩處家庭裡的周遭都長咬人狗樹，有個英俊的人走出來就跟puljaljuyan交談，puljaljuyan對那人說：你在做什麼？怎麼敢在我的土地上。那英俊的人回應說：我是cingul從dralekedrek（力里）的人，不要動我，然後那個cingul有位妻子叫ibiriq，那個cingul說：從明天起我會積極的繳貢到capiyaran的katjadrepan家，因為那位cingul有時會出現特殊的功能，然後那個cingul說：這另外一家是從pailjus來的，家名為rupiliyan的quwatur……」。從這段故事中得知katjadrepan家族的puljaljuyan先祖們在移動的過程中，巧遇來自力里部落的族人，透過繳交貢品制度，建立區域友好關係，並且獲得katjadrepan家族的認同，順利於此地發展。

在kuvaleng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當時kuliu已經有從tjuvecekan（七佳）的太太tjinuway，這個太太是從tjuvecekan俘擄來的，那個先祖puljaljuyan在那裡有停留時，聞到了酸臭的味道（因為tjuvecekan的人會製作酸肉），那位先祖puljaljuyan就問：你為什麼非常臭？sa kuliu就回答：我的太太是從tjuvecekan的，之後就請喝酸肉湯……」。從這段故事中得知katjadrepan家族的puljaljuyan先祖們在移動的過程中，意外在樹林中與失聯已久的弟弟kuliu重逢，並得知其弟已與來自tjuvecekan（七佳部落）的tjinuay女子成婚，同時發現製作酸肉的飲食技能。

在vangaw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puljaljuyan對發出聲音的地方說：你是誰在那裡發出矇矇矇的聲音，當出來時是狐仙，先祖

puljaljuyan 手拿起雙刀劍指著。那狐仙就變人出來說：我是 tepedj 的 djamuq，因為那時他還沒有使用火，還在吃有血的，所以如果是這樣你就叫 tepedj 的 djamuq，然後那個被稱為 djamuq 的想變甚麼就變甚麼……」。從這段故事中得知 katjadrepan 家族的 puljaljuyan 先祖們在移動的過程中，遇見多重身份的狐仙，透過這樣的能力，協助族人繳交貢品。

在 tjuruljavilu 地名敘事中，所遇到的挑戰為：「準備稟報頭目。結果走到村外時，妻子發現忘了帶孩子的小被子，便命先生回去拿。誰知先生一聽非常生氣，二話不說的把孩子抓起來做砍殺狀。妻子對先生的行為很氣憤的說：『如果你真的很厲害，那就去殺 miharisiu 的日本人』。話才說完，先生真的下到 miharisiu 並殺了一名日本人……」從這段故事中得知 sa cudjuy 夫妻在移動的過程中，發生爭執，使 sa cudjuy 一氣衝動之下，殺害 miharisiu 的日本人，日警未直接介入，而是動用他部落執行處刑。

綜觀上述，從故事中人物移動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與人類有關，包含家族勢力（上游 katjadrepan 家族、下游為 maljeljevas 家族）、外族欺辱（卑南族）、巧遇不同族群（外國人）、部落（力里部落、七佳部落、大王部落）等；其二為與大自然環境與生物有關，包含動物習性所潛藏的危害（巨鳥、龍、野蝦等）、遇見未知生物（海底人、狐仙）、遭受到瀑布聲音干擾、遭受大公鳥的攻擊等。從這些移動過程中所面對的困境，可看出流域族群的多元性，以及自然環境與物種的多樣與複雜，進而帶來多重且變化不定的挑戰。流域上的族人須憑藉對自然環境的共存經驗與智慧，妥善應對地形障礙、生態風險與資源限制等問題，方能在此環境中生存與延續。

（三）移動後的落腳與命名定位

地名故事中的人物，在克服遷徙過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挑戰後，最終抵達落腳之地。然而，族人如何在自然資源、地形特徵與社群互動的組織脈絡中，進行命名實踐，並藉此賦予空間特定的文化意義，進而強化對地方的情感連結與認同意識。以下將指出移動後最終落腳的地名及其

命名方式。

parangidraw/saciyuran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相傳sa rutuan夫婦於移動過程中與maljaljaves家族的夫婦相遇，對方表示此處已為其maljaljaves家族居地。sa rutuan夫婦為尊重既有居住者，故sa rutuan夫婦倆便選擇另尋落腳之地。臨行前，遂以maljaljaves家族夫婦之名字parangidraw/saciyuran命名此地。

rutuan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當sa rutuan夫婦來至此地時，族人發現已有兩大家族勢力盤據，各自擁有既定的權力分布與空間範圍。族人遂選擇於此開創新的家族據點，建立家名、繁衍後代，並在流域中拓展屬於自身的勢力領域，遂以排灣語rutuan命名此地。

qaljapang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相傳kaljawas家族們在移動的過程中，時常遇到資源與財物的侵略者，迫使族人們逃離原居地，移動到大竹高溪後，沿著右岸上溯，發現一片長滿七里香樹之地，地勢較為平坦，故族人選定此地為新定居處。因此地生長較多多七里香，族人便以該植物的排灣語qaljapang命名此地。

kuljaljaw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傳說中一對來自kuljaljaw的夫婦曾遷徙至大竹高溪流域，靠勞力換取糧食維生。然而，當地台坂族人誤以為其偷竊財物，遂於其返途中設伏，將夫婦二人殺害。後人為悼念此對無辜遇害的古樓夫婦，並以此為警示，提醒族人勿輕率對待外來者。因此，依據夫婦來自的部落，族人遂以排灣語kuljaljaw命名此地。

kakadrungan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傳說來自屏東佳平部落ljakuvangas家族的一對夫妻，在遷徙途中發現此地湖水清澈、水源豐富，遂決定於此定居。當時夫妻二人蹲坐休憩於地，該身體姿勢成為落腳記憶的象徵。因此，依據「蹲坐」之姿，族人遂以排灣語kakadrungan命名此地。

cevungan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為當時katjadrepan家族與卑南族會面、交納貢品的重要地點，長期作為部落之間的會合與往來之所。因

此地具備「匯集、交會」的地理功能，族人遂以排灣語cevungan命名此地。

lizuk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敘述來自kavayangan的kuvangas家族人們原先居住於大竹高溪左岸的kakadrungan，因時常目擊龍與巨鳥在周遭出沒，憂心遭受其侵擾與迫害，遂決定遷往右岸一處地勢較為平坦之地定居安身。因此，依據「地勢平坦之狀」，族人遂以排灣語lizuk命名此地。

kuvulj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敘事著先祖們沿著水潭探勘時，發現兩姊妹，姊名為parangidraw，妹名為marisuvung。先祖們經由探詢後，瞭解兩姊妹與來自linaqit的kazazaljan青年之間發生衝突的經過。並且兩姊妹於草叢中成功擊退來犯青年，得以脫險，後奉派駐守於此。因姊妹倆藉由草叢茂密成為防衛脫困，故依據「草叢生長茂盛之狀」，族人遂以排灣語kuvulj命名此地。

galjunggung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敘事先祖們在流域探索過程中，發現一處壯麗的瀑布，然而當地拉里巴部落族人時常遭受到瀑布巨大撞擊水聲影響，故遷離開此地。依據「瀑布巨大撞擊聲」，族人遂以排灣語galjunggung命名此地。

sasagarang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源自族人移動至lizuk周邊從事農耕並於當地過夜的經歷。夜間，一位來自ciriyan的族人在野地生火時，不幸遭zakaw（大鳥）掠走，其呼救聲橫越tjuwabar（土坂）與tjuaqaw（台坂）部落，引發整個社群連夜動員展開追蹤行動。直至翌日清晨，族人在sasagarang發現其遺骨，故依據「發現遺骨之地」，族人遂以排灣語sasagarang命名此地。

baljaka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描述katjadrepan家族的祖先puljaljuyan長期居住於capiyaran，某日與其同夥繞行探索，發現該地聚集數位膚色白皙、身形高大、黃綠眼睛與咖啡色頭髮的陌生族群。因此，依據「外族群體的外貌特徵」，族人遂以排灣語baljaka命名此地。

valulju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相傳katjadrepan家族祖先

puljaljuyan自capiyaran長期定居後，某日與同伴繞行探索山林時，發現一對來自屏東排灣族力里部落的夫妻。該對夫妻不僅主動奉獻供品，且擁有卓越的生活技能與神力，因此深受katjadrepan家族倚重，最終獲准留居於此，並在此繁衍後代。因此，依據當地生長大量的「咬人狗」植物，族人遂以排灣語valulju命名此地。

kuvaleng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相傳katjadrepan家族祖先puljaljuyan在移動的過程中，意外在樹林中與失聯已久的弟弟kuliu重逢，並得知其弟已與來自tjuvecekan（七佳部落）的tjinuay女子成婚。祖先亦發現其弟之妻擅長製作醃肉，使此地常飄醃肉香氣。因此，依據此地據有「醃肉味瀰漫」的特徵，族人遂以排灣語kuvaleng命名此地。

vangaw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相傳katjadrepan家族祖先puljaljuyan在移動途中，曾於此地遇見狐仙。此地地勢狹窄，兩側岩壁聳立如門，仰望僅見一線天，地形極為特殊。因此，依據「岩門狹谷」之狀，族人遂以排灣語vangaw命名此地。

tjuruljavilu此地名源自一則口傳敘事，相傳舊土坂qagatia家族的sa cudjuy與其妻sa savan育有一女嬰ljeran。依族中習俗，新生兒須由雙親攜至tjarhidrik通報家族成員，途中sa savan忽然發現忘了帶女嬰的被子，便請丈夫折返取回。不料sa cudjuy因情緒失控，竟作勢欲傷害嬰兒，sa savan怒不可遏，遂譏諷道：「若有種，就去殺miharisiu的日本人！」此言激怒sa cudjuy，他一氣之下下山，並於miharisiu地區刺殺一名日本人。事件驚動當時日警，sa cudjuy最終遭以馬刑處死。因此，依據此事件發生的地點，族人遂以排灣語tjuruljavilu命名此地。

綜觀上述，從地名敘事中理解排灣族命名的方式，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類：1.以創始者或祖先的落腳行動為依據，如rutuan、parangidraw/saciyuran，反映了祖先的遷徙與聚落建立行動。2.以身體姿態、視覺、嗅覺等經驗為命名依據，例如kakadrungan（蹲坐）、kuvaleng（醃肉味），展現命名與生活經驗之間的直接連結。3.源自地形、植被、氣候等自然要素，

例如lizuk（地勢平坦）、qaljapang（七里香）、valulju（咬人狗）、vangaw（一線天峽谷）、galjunggung（瀑布巨大撞擊水聲），體現對自然環境的觀察與回應。4.因與他族之間的衝突、合作、誤解或融合而命名，例如kuljaljaw（被殺夫妻）、cevungan（與卑南交會地）、tjuruljavilu（刺殺日人事件），揭示族群互動與歷史事件的深層記憶。5.結合神話角色或超自然事件命名，例如kuvulj（兩姊妹殺敵）、sasagarang（大鳥掠人），呈現族人對神話與傳說的空間化詮釋。6.以對異族體貌的觀察命名，例如baljaka（膚色白皙的外族），反映出族人在探索過程中對「他者」的辨識與命名行為。

由此可見，族人在空間移動的歷程中，往往歷經從出發前的探索意圖、途中所遭遇的地形障礙、資源匱乏、族群衝突乃至意外事件等挑戰，最終選定落腳之地並予以命名的過程。這一命名行為展現出排灣族人如何透過敘事實踐，將陌生、危險、共享、傷痛或和諧的空間經驗轉化為具有文化深度與歷史記憶的地方標記——即地名。族人透過命名，強化對地方的記憶，進而認同與情感連結，使原本陌生的空間轉化為具歸屬意義的文化地景。更進一步地來看，對排灣族而言，地名不僅是方向標示或地理座標，更是一套融合歷史、信仰、感官、情感與社會互動的關係，因而得以形塑出大竹高溪族人獨特的空間認知與地方敘事。

表2：地名敘事中的移動歷程一覽表

序號	地名	移動前的據點	移動中的挑戰	移動後的落腳
1	rutuan	padain （高燕部落）	遇到 katjadrepan 家族和 maljeljevas 家族	rutuan
2	parangidraw/ saciyuran	padain （高燕部落）	遇到 maljeljevas 家族	rutuan
3	qaljapang	太麻里沿海一帶	遇到資源與財物的侵略者	qaljapang
4	kuljaljaw	kuljaljaw	遇到誤解，並被埋伏及其殺害	台坂

序號	地名	移動前的據點	移動中的挑戰	移動後的落腳
5	kakadrungan	kaviyangan (佳平部落)	發現到豐富的水資源，並以此定居	kakadrungan
6	cevungan	tjariljik (大里力部落)	發生與卑南族衝突，先祖們憑藉智慧，化解雙方緊張關係，免於繳納供品，解除長久以來不對等的關係	cevungan
7	lizuk	kakadrungan	感受到龍與巨鳥等帶來生活中潛在威脅	lizuk
8	kuvulj	kuvulj	兩姊妹遇到其他部落的青年們的危害，為自保而殺死九位來犯青年	kuvulj
9	galjunggung	kuvulj	遭受到瀑布水聲干擾，迫使族人離開此地	galjunggung
10	sasagarang	lizuk	ciriyen族人遭受到大公鳥掠走的突發事件	sasagarang
11	baljaka	capiyaran	族人巧遇外國人，puljaljuyan囑咐族人立即撤離，避免干擾或冒犯	baljaka
12	valulju	baljaka	巧遇來自力里部落的族人，透過繳交貢品制度，建立區域友好關係，並且獲得katjadrepan家族的認同，順利於此地發展	valulju
13	kuvaleng	qadris	意外在樹林中與失聯已久的弟弟kuliu重逢，並得知其弟已與來自tjuvecekan (七佳部落)的tjinuay女子成婚，同時發現製作酸肉的飲食技能	kuvaleng
14	vangaw	kuvaleng	遇見多重身份的狐仙，透過這樣的能力，協助族人繳交貢品	vangaw

序號	地名	移動前的據點	移動中的挑戰	移動後的落腳
15	tjuruljavilu	tjuabarh (舊土坂)	sa cudjuy 夫妻吵架後，使 sa cudjuy 衝動殺害 miharisiu 的日本人後，日警未直接介入，而是動用他部落執行處刑。	tjuruljavilu

四、地名敘事中的空間方位

本研究以敘事學方法，解析地名故事中的人物行動的軌跡與歷程，釐清地名命名邏輯，並於地圖中對應到實際的地理位置，進而梳理出排灣族流域的空間方位。不過，為能理解大竹高溪排灣族人的空間方位，故筆者在田調訪問耆老如何判別空間方位，包含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等位置，耆老則回應：

其實……我們這條溪遷移的過程，大部分都是從溪口登岸，然後沿著溪上溯，尋找基地……所以如果我們從溪口登岸上溯的話，i navalj（在右手邊）就是土坂、台坂、大溪等部落，i virilj 在左手邊的話就是現在的新興社、大竹村等部落……。

從這段敘述可看出，大竹高溪本身即為排灣族人判別空間方位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節依據耆老所述，比對 15 則地名敘事的內容，對應出實際地理位置。接下來將依「由右岸至左岸、由上游至下游」的順序，逐一呈現各地名於大竹高溪流域中的分布位置。

（一）右岸之地名

位於大竹高溪右岸的部落有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台坂村及太麻里鄉多良村，流經兩鄉與三個村落。根據地名敘事內容，共計 9 則，本文將依照大竹高溪流域的上游、中游與下游順序，依序介紹各地名之敘事內容。

右岸上游的地名是 cevungan，位於今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轄內。地名

cevungan敘述本流域的排灣katjadrepan家族的demiap族人曾被派往此地與卑南族進行會談、社交與繳供品等互動之處。

右岸中游的地名包含有：rutuan、lizuk、kuvulj，共有3個地名敘事，皆位於今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轄內。地名rutuan敘述sa rutuan夫妻倆，沿著大竹高溪往上游走，直到走到lacela附近的匯流處時，遇見兩大勢力家族，故另探新居地的歷程。地名lizuk敘述原居住在左岸，但當地族人時常遭受到動物襲擾，例如龍與巨鳥等異獸，最後搬離此地至右岸的lizuk。地名kuvulj敘述先祖們沿著水潭探勘時，發現兩位姊妹，她們所處之地布滿人頭，經由先祖遂勸導兩人妥善埋葬人頭，並建議她們於此地定居。

右岸下游的地名包含有：parangidraw/saciyuran、sasagarang、qaljapang、kuljaljaw及galjunggung，共有5個地名敘事，位於今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和台坂兩個部落內。

地名parangidraw/saciyuran敘述先祖sa rutuan尋找新的生活領域之時，巧遇當地來自maljarljaves家族的夫妻，該對夫妻正在當地生火，並告訴先祖sa rutuan此地屬於maljarljaves家族所有。

地名sasagarang敘述大公鳥叼走一位族人，從malalja湖畔出發，途經lizuk田園與tjuwabar（土坂），最終在tjuaqaw（台坂）草叢中發現族人骨骸。

地名qaljapang敘述kaljajas家族自沿海遷至大竹高溪右岸的qaljapang部落，初期定居於qaljapang，因而得以在當地建立kaljajas家名。其後，因長期受到左岸先祖們的干擾，遂kaljajas家族們潛逃更深的山林中。直至被qerudur家族成員penapedi發現，而後在penapedi帶領這些潛逃中的kaljajas家族至舊土坂。由於在penapedi長期的庇護與協助下，kaljajas家族經討論後，得以重整，以ljeljeng為名，並創立tjarutadalj家族，自此在當地安居，並世代繁衍。

地名kuljaljaw敘述一對來自古樓（kuljaljaw）的夫妻，前往台坂以勞

力換取糧食，糧食主人發現自己的貴重物品失竊，並懷疑是這對夫妻竊取，但經查卻沒有發現任何遺失物，台坂青年人仍不信，故在tjuakepalj埋伏這對夫妻，並且殺害。消息傳回古樓，族人震怒，集結百名青年準備復仇，但在tjariljik（大谷）部落卻遭katjadrepan家族攔阻，經協商後由tjariljik（大谷）部落族人妥善安葬這對夫妻並舉行安魂儀式，以平息亡靈與族人之憤。古樓族人遂決定退兵，至此，這場驚心動魄的衝突方才平息。

地名galjungung敘述先祖們離開kuvulj，沿河向上游探索，一路抵達kaqacan的野溪，發現一座壯麗的瀑布。雖然瀑布壯麗，但是瀑布聲過大，造成拉里巴部落族人的困擾，迫使族人們遷離開此地。

（二）左岸之地名

位於大竹高溪左岸的部落有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新興社，以及大武鄉大竹村，流經兩鄉與三個村落。根據地名敘事內容，共計6則，本文將依照大竹高溪流域的上游與中游順序，依序介紹各地名之敘事內容。

左岸上游的地名包含有：baljaka和valulju，兩個地名敘事，皆位於今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轄內。地名baljaka敘述先祖katjadrepan家族的puljaljuyan自capiyaran出發，與同伴到對岸探索獵場時，發現該地聚集數位膚色白皙、身形高大、黃綠眼睛與咖啡色頭髮的陌生族群，因而將此地命名為baljaka，並沿用至今。雖然文中未明確指出地點，但根據katjadrepan家族原本居住於右岸的capiyaran，後來渡河至對岸發現該地的敘述，可推測baljak應位於大竹高溪左岸上游的聚落位置。地名valulju敘述來自屏東縣排灣族力里部落的一對夫妻在此定居，為先祖puljaljuyan所遇。據傳這對夫妻不僅積極繳納供品，且擁有卓越的生活技能與神力，因而深受katjadrepan家族敬重，最終獲允留下並繁衍後代。雖本則故事未明確指出地點，但其中提及：「當離開那有抽菸的地方，就走到qemadavung的下方……」其中「抽菸的地方」即指baljaka，據此可推測 valulju位於baljaka下方，對應於大竹高溪左岸上游地區的聚落位置。

左岸中游的地名包含有：kakadrungan、kuvaleng、vangaw、tjuruljavilu，4則地名敘事，皆位於今台東縣達仁鄉土坂村轄內。地名kakadrungan敘事兩位來自屏東縣kaviyangan（佳平）部落的lja kuvangas家族（姊名為marisuvung與妹名為tjuku）沿海岸線東遷，隨後轉入布滿茄苳樹的河床地帶，再循左岸上溯，發現湖一座湖潭。在故事中清楚指出先祖們巡左岸上溯，故可推測對應於大竹高溪左岸中游地區的聚落位置。

地名kuvaleng敘述指出先祖puljaljuyan順著tjua qadris山頂的嶺線，到達此地方，在此地與弟弟kuliu重逢。kuliu的妻子來自tjuvecekan（舊七佳），擅長製作醃肉，使此地經常瀰漫醃肉的味道，因而命名為kuvaleng（意為醃肉）。tjua qadris位於左岸，透過先祖們移動的路徑，可推測對應於大竹高溪左岸中游地區的聚落位置。

地名vangaw敘述指出先祖puljaljuyan順著kuvaleng山頂的嶺線，到達此地方，並遇見一位狐仙，自稱為tepedj的djamuq。此狐仙djamuq具有變身之術，能變成熊、狐、熊鷹等動物之能力。kuvaleng位於左岸，透過先祖們移動的路徑，可推測對應於大竹高溪左岸中游地區的聚落位置。

地名tjuruljavilu敘事舊土坂qagatia家族的sa cudjuy與妻sa savan育有女嬰ljeran，依習俗攜子前往tjarhidrik（大力里社／大谷社）稟報家族。途中妻子發現遺落小被子，請丈夫折返，卻引發其情緒失控，作勢傷嬰。妻子激怒之下譏諷：「有種就去殺miharisiu的日本人！」sa cudjuy遂下山刺殺日本人，事件驚動日警，最終他遭以馬刑處死。雖無法從先祖遷徙的路徑中明確判定該地在左岸的具體位置，但根據田野訪談得知，此地位於大竹高溪左岸中游一帶，並流傳著「七仙女曾居於此小土丘」的在地傳說。

綜觀上述，本文透過15則地名敘事的彙整與分析，從大竹高溪的右岸至左岸、並依據上游、中游、下游的流域順序，逐一釐清各地名所對應的空間位置，詳如下表3所示。

表3：地名實際的空間位置

岸別	序	地名名稱	流域範圍	現址部落
右岸	1	cevungan	上游	土坂
	2	galjunggung	上游	土坂
	3	rutuan	中游	土坂
	4	lizuk	中游	土坂
	5	kuvulj	中游	土坂
	6	parangidraw/saciyuran	下游	台坂
	7	qaljapang	下游	台坂 土坂
	8	sasagarang	下游	土坂 台坂
	9	kuljaljaw	下游	台坂
左岸	1	valulju	上游	土坂
	2	baljaka	上游	土坂
	3	kakadrungan	中游	土坂村新興社
	4	kuvaleng	中游	土坂、新化
	5	vangaw	中游	土坂村新興社
	6	tjuruljavilu	中游	土坂村新興社

（三）小結：空間位置的整體觀察

本節綜合前述地名敘事的分析，進行空間位置層面的整體觀察。透過這些地名敘事，我們不僅得以看見族人在遷徙、定居、探索與互動過程中，如何逐步建立起地理座標與空間認知系統，也能初步掌握左右兩岸在敘事內容與空間特徵上的差異，進而理解流域空間中多樣的地理樣貌。

流域中社群之間的互動歷程，不僅是地名命名的重要依據，也揭示了地方與地方、社群與社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這些互動關係常透過命名行為被記錄與轉化為空間記憶，使地名成為族群歷史經驗與空間實踐的縮影。其中，右岸地名多集中於探索行動、家名創立以及衝突事件，反映出一種由內而外的空間界定過程，展現族人在與環境互動與

他者對峙中所形成的主體位置與權力宣示。如rutuan、parangidraw/sacyuran、cevungan、kuljaljaw等地名，皆透露出強烈的領域意識與家族勢力的劃分方式。相較之下，左岸地名則多與親屬或異族群體之間的相遇事件相關，例如valulju、baljaka、kuvaleng、tjuruljavilu等地名，顯示出此區為多族群互動與交會的空間。此類命名現象反映出左岸地區社群構成的多元性，也進一步揭示該地在整體流域空間中所扮演的接觸、交流與融合的重要角色。

此外，地名所指涉的自然環境特徵，常作為辨識地理位置與空間方位的重要依據。**右岸**例如lizuk(地勢平坦處)、kuvulj(草叢地)、qaljapang(七里香樹)、sasagarang(遭大公鳥襲擊之地)等；**左岸**valulju(咬人狗)、kuvaleng(腌肉味)、vangaw(岩壁門)等地名。這些地名皆透過具體的地形地貌、植物分布或特定事件，標示出該地的空間樣貌與可資利用的自然資源。進一步而言，這些命名行為亦反映出族人對氣味、觸覺、聲音等感官經驗的高度敏銳與回應能力。族人在命名過程中，往往結合五感所捕捉到的細微差異，轉化為具有地理辨識功能與文化記憶意涵的語詞，使地名不僅是地理座標的標記，更是感官知覺與生活經驗交織的空間表徵。

綜觀上述，族人在地名命名的過程中，經常依循具體可感的環境特徵作為辨識依據，包括地形地貌、植被分布、動物出沒，乃至特殊氣味、聲音或觸感等感官經驗。這些自然元素不僅構成了空間的感知背景，也成為命名語詞中具象而可傳述的內容。更重要的是，這些命名行為並非單一的標示動作，而經由敘述家族行動軌跡、祖先經歷、事件記憶與自然相遇經驗，使得地名不只是定位的符號，更是傳遞大竹高溪排灣族人歷史與世界觀的敘事節點。透過這樣的敘事實踐，族人建構起一套有別於現代地圖邏輯的空間認知系統。因此，地名的產生不僅表現出族人如何「觀看」與「行動於」其所處空間，更彰顯其如何透過命名與敘述，將空間意義化，進而形塑對流域整體的認識與感知。

五、結論

本研究以田野調查中所蒐集之15則較為完整的排灣族大竹高溪流域地名故事為分析文本。採敘事法（narrative），分析15則地名故事結構，包含：「起點」（移動前）、「進行」（移動中）、「結果」（移動後）之三個階段。經由分析後，15則地名敘述中人物移動的「起點」位置，大致可以分為：流域外和流域內兩種類型。流域外移動前的起點為屏東排灣族群（高燕、佳平與鼓樓）、臺東太麻里沿海地區；而流域內移動前的起點為從左到右岸（例如左岸kakadrungan到右岸lizuk）、從某地點到某地點（例如qadris山的嶺線沿路到kuvaleng）。另外，有些地名族人會運用描述性方式標示起始點，例如地名valulju。又如，即便不同地名，但相同故事人物，相互對照內容後，得以觀察出起始點位置，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地名parangidraw/saciyuran和地名rutuan。

在故事中人物「移動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與人類有關，包含家族勢力（上游katjadrepan家族、下游為maljeljevas家族）、外族欺辱（卑南族）、巧遇不同族群（外國人）、部落（力里部落、七佳部落、大王部落）等；其二，為與大自然環境與生物有關，包含動物習性所潛藏的危害（巨鳥、龍、野蝦等）、遇見未知生物（海底人、狐仙）、遭受到瀑布聲音干擾、遭受大公鳥的攻擊等。從這些移動過程中所面對的困境，可看出流域族群的多元性，以及自然環境與物種的多樣與複雜，進而帶來多重且變化不定的挑戰。流域上的族人須憑藉對自然環境的共存經驗與智慧，妥善應對地形障礙、生態風險與資源限制等問題，方能在此環境中生存與延續。

最終選定「落腳」之地並予以命名此地，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類：

- 1.以創始者或祖先的落腳行動為依據，如rutuan、parangidraw/saciyuran，反映了祖先的遷徙與聚落建立行動。
- 2.以身體姿態、視覺、嗅覺等經驗為命名依據，例如kakadrungan（蹲坐）、kuvaleng（醃肉味），展現命名與生活經驗之間的直接連結。
- 3.源自地形、植被、氣候等自然要素，例如lizuk

(地勢平坦)、qaljapang (七里香)、valulju (咬人狗)、vangaw (一線天峽谷)、galjunggung (瀑布巨大撞擊水聲)，體現對自然環境的觀察與回應。4.因與他族之間的衝突、合作、誤解或融合而命名，例如kuljaljaw (被殺夫妻)、cevungan (與卑南交會地)、valulju (咬人狗)、tjuruljavilu (刺殺日人事件)，揭示族群互動與歷史事件的深層記憶。5.結合神話角色或超自然事件命名，例如kuvulj (兩姊妹殺敵)、sasagarang (大鳥掠人)，呈現族人對神話與傳說的空間化詮釋。6.以對異族體貌的觀察命名，例如baljaka (膚色白皙的外族)，反映出族人在探索過程中對「他者」的辨識與命名行為。

綜觀上述，族人在地名命名的過程中，經常依循具體可感的環境特徵作為辨識依據，包括地形地貌、植被分布、動物出沒，乃至特殊氣味、聲音或觸感等感官經驗，並賦予地方標記——即地名。同時，我們更進一步探究地名的敘事內容(「起點」(移動前)、「進行」(移動中)、「結果」(移動後))，不難發現這些命名行為並非單一的標示動作，其所指的是該流域家族行動軌跡、祖先經歷、事件記憶與自然相遇經驗。因此，對排灣族而言，地名不僅是方向的標示或地理的座標，更是一套根植於地方經驗的知識系統，交織著歷史記憶、信仰實踐、感官感知與社群關係的多重脈絡。藉由這條流域所形成的「線」，串聯起分布於其上各地名的「點」，進而建構出流域上排灣族人獨特的空間認知觀。

從地名的名稱到敘事內容，每一則地名背後的故事，除了提供我們理解排灣族人如何藉由口傳敘事記下來自身所屬地方。另外，雖然過去紀錄中尚未出現相關地名，例如parangidraw/saciyuran、qaljapang、sasagarang等地名，卻流傳於流域的社群之間。這樣的現象顯示出口傳敘事對於地名記憶與空間辨識，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與地位。因此，本研究有別於地理學、歷史學或人類學等視角對地名所進行的分析方法，而是透過排灣族人自身的語言敘述與文化實踐出發，重新理解流域上地名的由來、命名方式，及其空間認知觀，拓展對空間的多重詮釋可能，並

補足現有地名文獻中所缺乏的在地敘事內容。

在今日族群文化快速變遷的背景下，重新認識這些地名所承載的敘事與知識，不僅能修補歷史文獻的空白，也讓族人能在失落與遺忘中，重新建立與文化與土地之間的連結。然而，若能將這些知識結合數位科技，並推廣至教育現場、公共機構與數位平台等領域，讓地名重新「說話」，進而開啟族群空間知識在當代語境中延續與再生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一）專書與專書論文

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篇，第三：臺灣》（東京：合資會社富山房，1909年）。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35年）。

安倍明義：《臺灣地名研究》（臺北：蕃語研究會，1938年）。

臺灣銀行：《臺東州采訪冊》（臺北市：臺灣銀行，1960年）。

曾振名：《台東縣魯凱、排灣族舊社遺址勘查報告》（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1991年）。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台東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14）》（臺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7年）。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臺灣地名辭書（卷三）臺東縣》（臺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1999年）。

童春發：《臺灣原住民史：排灣族史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2001年）。

傅君等人：《臺東縣史：排灣族與魯凱族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年）。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調查計畫（2002-2009）》（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2-2009年）。

張金生：《台東縣達仁鄉傳統領域踏查史錄》（台東：臺東縣達仁鄉公所，

2007年)。

太麻里鄉公所：《太麻里鄉志》（臺東：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2013年）。
葉神保總編輯、謝介人計畫主持、賴庭瑩協同主持：《臺東縣達仁鄉鄉志
（上）（下）二冊》（臺東：臺東縣達仁鄉公所，2018年）。

（二）期刊論文

蔡光慧：〈大竹高溪流域排灣部落開基傳說史話辨析〉，《臺東文獻》第9期（2004年3月），頁3-34。

蔡光慧：〈從地名意蘊論大力里排灣部落中心主義世界觀的蛻變（1895-1970）〉，《原住民教育季刊》第36期（2004年），頁33-64。

官大偉：〈從「資源」、「地方」到「居所」：說一個由河流串起的泰雅故事〉，《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第10卷第4期（2006年），頁14-22。

官大偉：〈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Mrqwang群之人河關係為例〉，《地理學報》第70期（2013年），頁69-105。

葉高華：〈從山地到山腳：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社會網絡與集體遷村〉，《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1期(2017)，頁125-170。

廖秋娥：〈戰後台東縣大武地區的集體遷村與生活方式之轉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3卷第3期(2010)，頁169-196。

（三）學術論文

孟祥瀚：《台灣東部之拓墾與發展（1874-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1988年）。

蔡光慧：《排灣原住民部落社會的建立與族群關係（1630-189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所碩士論文，1998年）。

廖秋娥：《台東縣大武地區的區域形成與轉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